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黃金世界 第二回 謀食舟中初犯禁 釀金道上又當災

阿金不招呼，隨眾進了大艙，左右正中上下四層，三排統長的吊鋪，先有三四百人，七橫八豎，在底下兩層打睡。阿金夫婦，便在第三層。緊靠後壁，攤下行李，剛要睡下，見■仁左手抱狗，右手扶定欄干，從梯而下。倪阿四同三人趕過去，陪定■仁，逐層查看，大約是點人數。點到後壁，阿金陪笑問好，■仁板了臉，咕噥了幾句道：

「怪模怪樣，擠在一處，算是你們有夫妻。」阿金回視其妻，雙頰飛紅，重眉鎖翠，眼汪汪早似淚人。嚇得不敢則聲，趕緊縮腳上牀，一個不留神，後腦在四層板上一碰，直撲下地。■仁罵聲：「不中用的東西！」阿金還沒爬起，一腳飛過，踢在背上又直挫下去。

陳氏喊道：「平白地欺人則甚？還了你們工錢，我們夫婦好上岸的。」倪阿四一雙烏珠紅肉半暴半凸的眼睛，睜有桂圓大小，大聲問道：「工錢便還了，二百餘元的欠賬怎樣？」■仁卻攔道：「大嫂說玩話罷哩，阿四不要認真。」

正鬧時，有人喊道：「老貝快抱狗去，密司忒在尋哩。」

■仁忙道：「來了！來了！人數還沒點清呢。」那人道：「你又強，想是背上痛定了。」■仁把眼一斜道：「你又胡說了。」抱定那只哈吧，跟了那人便走。阿金才從地上爬起來，兩手撐定牀板，先探進頭，橫身蜷腳，平睡定了，慢慢挪動，翻身側臥，同其妻唧唧噥噥，做牛衣對泣的班本。四邊見的人，竊笑指目，都道：「這模樣兒真是冤人，怪不得要招老貝說話。」

阿金夫婦，付之不聞不見，一概不睬。

守到近黑，先有人送進一把筷，一幢碗，按人分派。在後又送進幾桶飯，幾十碟乳腐，幾十碗清湯。下兩層先到的，哄然趕搶，杓兒、碗兒、筷兒一片聲怪響，引得後來的，喉曬火冒，人人都跳下牀。

卻說船上的諸人，揮手禁住。眾人不語，說：「別人有飯吃，偏我們該餓的？」下層人失笑道：「新來後到，卻也難怪，船上規矩，要開了船才有飯吃。此時是花錢買的，五錢銀子一頓，天天現交。」眾人一聽，便縮回頭。等大眾吃完，船上人走盡了，才聚集計議道：「五錢一頓，一天就是一兩銀子。吃這一點子菜，太覺不值，我們合僱划子上岸吃去。」

下層人聽說，又笑說道：「你們都乖，偏我們就是呆子，肯花冤枉錢不成？可知道這張扶梯，一下不准再上，晝夜都有人看守，誤走一步，尉遲基鋼鞭丟頭直蓋，已傷過二十多人，你們待從何處去僱划子？」三層人一聽，才斷了上岸的心腸。

陳氏尤其悲苦，卻出主意道：「我們夫婦怕麵食吃不慣，帶三斗米來，又有洋爐，諸位如有帶米的，何不湊齊了分起煮吃？同在一船，還分什麼彼此呢？」三層同來的，頓時你也掏出五升，我也掏出八升，你也取出一鍋，我也取出一爐。

下層人見了眼紅，說：「我們來的匆匆，沒想到這著，你們如有多餘，情願花錢分些自煮，省得受船上人的瘟氣。三層人道：「一總不到三擔米，全船要吃一頓還不夠哩。」陳氏道：

「不是這樣說。老話道，同船合命，況且都在艙中，不怕一天煮幾斗米的稀湯，一人一碗，不至餓死。只要將將就就，混到開船再說。只是這許多水那裡去取？諸位可有法想？」就有人接嘴道：「茅房半邊，有自來水龍頭，待我去來。」取只面盆朝天就走。陸續跟了十幾人，大盆小碗，搬滿一艙，七八隻洋爐，同時發火，燄騰騰，光燦燦，耀眼晃目，漸漸水熟，粥香外溢。

大眾正在流涎，卻聽梯上一片靴聲，十幾柄回光燈飛入艙中，頭前兩個黑奴，有人認得一管廚，一管艙，齊聲吆喝道：「船上第一禁的是火，你們誰起意做這事的？」連問三聲，沒人答應。便有侍者把爐火吹熄，開玻璃窗，連鍋拋入海中。

黑奴高舉皮鞭，沒頭沒臉，挨排打來，頓時艙中盈天沸地，一片哭聲。

阿金鑽進被窩，縮成一團，偷眼望其妻時，柳眉倒豎，杏眼圓睜，忽地下牀，搶上前喊道：「是你老娘起的意，要打便打你老娘一人！」黑奴揪住發髻，揮鞭待打，面前忽然無數喊聲，都是：「是我！是我！」只覺兩臂也被人揪住。燈光下又見陳氏盛怒之際，正如初日芙蓉，落霞秋樹，越顯得豔麗可人，把髻一鬆道：「去罷！慢慢同你算帳！」回身大步徑自上梯。

大艙中，驟然黑到沒絲亮光，原來天已晚了。陳氏正覺不能舉步，卻聽阿金背後說道：「幾乎把我嚇殺，你膽子忒大了！」一手便攜住袖子，摸到後壁，依舊上牀睡定。大眾歎息道：

「我們自不長進，才中了別人算計。如今進退不得，不知何日才能出頭？」陳氏悲悲切切，對著阿金道：「初上船所見的還不不過幾個奴才，已是萬分可惡，料想將來，決無好處，橫豎不花錢也沒飯吃，情願餓死，倒是乾淨。」

阿金抖索索的道：「你死了，我呢？萬一洋人逼我退你的工錢，不是要我命麼？」陳氏道：「你便同我死！這樣受辱，還貪圖些什麼？」阿金道：「不好，不好。我同你無兒無女，就這樣一死，不把祖宗香煙絕了麼？不如耐心守到古巴，再作計較罷。」從此阿金只隨大眾，一天也出二兩買命的銀子。到第六天上，男的、女的、老的、少的，陸陸續續上了八九百人，上下四層，擠得沒些空縫。阿金夫婦已並在一牀。

第七天下午，忽見四個工頭，同了二三百人進艙，貝■仁、錢小鬼都在裡面，轉眼間不知何往，只聽梯面上嘩然作響，響過後，驟然如在黑夜，伸手不能見指，對面只可聽聲。艙中四處同時發作道：「我們是來玩的，怎也關在艙內？老錢，你同船上既是相熟，還帶我們去罷。」鬧了半天，不聽老錢答應，便又喊道：「老貝！老戎！在那裡？狄老二！萬老三！在那裡？」

呵呀呀！倪老四！還是你心善些，不要給我們吃苦！」任你喊破喉嚨，只是叫天不應。汽管三鳴，輪聲四沸，倒聽得開船聲息。一霎時，有倒地聲，有撞壁聲，有哭聲，有勸聲，大約艙面諸人，都被鬧得一夜不曾合眼。

東方既白，勃來格帶一個總工頭，四個大工頭，十幾個黃黑水手，揭開艙板，同下大艙。那些人饑腸倦眼，正在朦朧，一聞響聲，人人驚醒，忘命奔上，把工頭揪住，拳腳交下，卻吃餓的若，狂風大浪，船體偏斜，都覺立腳不穩。勃來格不問是非，在眾中指出四十個小工頭，同著水手，在梯半邊小房內，搬出無數鐵鏈，見兩人鎖一雙，頃刻間全數鎖住。

看貝■仁時，倒地亂哼，戎阿大、萬阿三臉似金紙，鮮血直冒，狄阿二、倪阿四模模糊糊，傷勢都不輕，先令侍者送到醫生處養傷，才帶小工頭逐層點名。此時各層，我挨你擠，但見人頭攢動，人聲嘈雜，實在無從查點。

勃來格想了一法，吩咐一張鋪坐四人，等大眾坐定，看還有無鋪可坐的，又令著地靠邊，順著鋪形，也是四人一排，坐在板上。分撥清楚，才見阿金那邊三男夾著一女，此外有三女一男的，有兩男兩女的，亂嘈嘈的和哄，便把小工頭一人一鞭，喝令挪開。阿金略一俄延，鞭影橫飛，又梢帶其妻頭上。陳氏一肚鬱悶，借此捶牆撞壁，狂哭不休。

勃來格氣極了，才待打下，忽又縮手，說：「你想嫌這裡不舒服，搬到房艙去住好不好？」陳氏停哭不語。勃來格笑嘻嘻道：「我扶你下來罷。」丟了鞭子，雙手伸過，陳氏也把雙手搭定。阿多眼睜睜乾號狂急，無可奈何。忽見其妻銀牙一挫，俯身低頭，把勃來格一手一口，兩面兩掌。勃來格頓時手上、臉上，一條條都是烏道鴻溝，霞飛月滿。那班小工頭，因他調笑得熱鬧，遠遠避開。勃來格雙足亂跳，無人來助。待拾鐵鞭，偏偏手背上脹痛徹心，不能平舉。

恰巧水手送過■仁等五人，回身進艙，見勃來格模樣希奇，暗暗失笑。勃來格卻咆哮亂指道：「把這女人衣服剝去，綁在柱上，先打幾百鞭子，丟下海去！」水手不辨何人，橫扯橫拽，許多女人，急得亂叫亂躲道：「不關我事呵！不關我事呵！」

勃來格才明白指道：「是這個女人！是這個女人！」水手便擁到陳氏鋪邊。

阿金在其妻口咬手抓時，神魂已失，到此際，不知不覺直跳下牀，飛奔過來。勃來格搶不及，急喊拿人。不想左右中三行上下四層所有工人，一齊發作。也不知陳氏憑何魔力，能使眾人齊心合意，推的推，搯的搯，把勃來格攔到梯邊。管艙人帶了無數黑奴聞聲趕到，擎槍嚇禁，也被眾人奪下。勃來格見事不妙，拔步飛逃。背後有人追上，只差兩級，撲通一聲，艙板蓋下，接一連二的

紛紛倒下艙來，爬起跌落，嚷做一團。三四句鐘，還不曾停。

勃來格才同大副、二副，又跟著一群水手、侍者進艙檢點。

死了九個工人，三個水手，又有一名女工，有些已頭開額裂，腹破腸流。帶傷三十四人，卻水手多於工人。勃來格令將死屍盡數搬到艙面，望海中拋下，傷的水手帶去醫調，小工依舊喝令歸鋪。然後來查，陳氏已不在牀，再點別個女工，一人不少，才知也在死數，便把眾人喝罵一回，自去歇息。

過了數十天，船到一處商埠，正是古巴會城。先在北岸靠定碼頭，就有關員上船。勃來格報明人數，並告知明日登岸。

關員約略一查，並不漏稅物件，也不深問。這時大艙中因傷因病，先後又死一百餘人，共存一千四百七十三人，內有十三名是小工頭。不知生的好心，還是歹意，大眾卻聽他們說道：「我們好兄弟四十人，死的二十七人，雖說自作之孽，究竟也上洋人的當。活的十三人，吃時欠飽，病時無醫，同諸位一樣受苦。勃來格的礦廠，聽說還在東部，穿山過嶺，有六七天不通鐵道的路程，必然崎嶇難走。雖說另有湖道可通，聞勃來格節省費用，要逼我們起早。諸位請想，餓乏的人，再要曉行夜宿，戴星披露的趕路，保不住無人生病，也保不住無人病死。若像船上病無醫藥，死便葬身海中，在旱路上，自然要喂狼飢狗。

難道我們本國住的厭煩，到古巴尋死麼？」說到這裡，滿艙中嗚嗚咽咽，只是哭聲。女人裡頭有妻亡其夫，母亡其子的，尤其慘不忍聞，哀能動人。又聽說道：「我們和諸位者是同類，出門在外，彼此猶如親人，想起早不比坐船。勃來格不代我們請醫，好自己請，不代我們棺埋，好自己買材埋葬，只怕無錢罷了，有了錢愁他則甚？不瞞諸位說，我們不比大工頭，每月工錢比諸位只多三元，經他幾次的搜括，身邊所剩不過八九元。

現在想和諸位商量，公立一會，專替同類中病者延醫，死者營葬，在會的月捐一元，我們十三人，月捐三元。諸位若然應承，便從今日為始。」大眾聽了，都以為然，公舉兩個小工頭，八個散工，專管這事，按月輪換。

一夜無話，天曉時，貝■仁同戎阿大等催促諸人上岸，那些上鏈的，到此無從倔強，昨晚先就開鎖，隨著大眾，一蹶一拐，挨到岸邊。先有六個黑奴在前引路，勃來格同十幾個白人，騎馬在後監押，想都是礦東廠主了。第一日走的平路，第二日清早起身，隨高逐低，連過三座小山。時值正午，迎面萬峰聳翠。危崖插天。又走四五里，已近山趾。打一望時，左臨峭壁，右倚深淵，正中間蜿蜒一線，便算是人行大道。捱到半腰，都已汗雨通流，喘吁不止。忽然下面遞來暗號，知有人倒在山下。

原來會中定的章程，一路有事，或以手作勢，或以足點地，或以眉傳，或以目語，傳消息，以便預作準備。當下大眾讓在一邊，會員飛馳下山，見是三個女人，撫心喊痛，七個男子，兩足腫到腿彎，腳跟裂縫，哼聲不止。

勃來格一班人，揮鞭亂擊，叱喝快行。卻見一個剛起。一個又已睡下。正在暴跳如雷，發月會長便來獻計道：「這樣情形，光打怕不中用，待我招呼散工攙扶同走。」勃來格無奈答應。會長又遞暗號，通知男女會友，每一人用兩人前護後衛，簇擁上路，晚間趕不到站，揀一片空地，支篷野宿。

勃來格自不放心，左手執燈，右手提鞭，親自巡邏。瞥見樹林中有人坐地，竊竊私議，便把燈隱在懷中，招手叫貝■仁，跟在背後竊聽，才知是會中收了捐錢，計議替病人延醫買藥。